

訪回港校友之一二



採訪：梁雲
李廣德
張木榮
整理：李廣德

第一回：餓狗趕不走，拼命留。

「你以前走那一科？」那個摩囉又主考官用他那對大黑眼盯著我問。

「我以前走內科，今年R 2。」我手心裡의 汗總是不聽指揮，catecholamine 急速騰昇。

學長說著把我們也帶入那錢塘江的波濤中，翻翻滾滾起來。

「我interview第一關便撞著那個摩囉又婦產

科佬，當時心慌慌，把昨晚鋤通宵的都忘得乾乾淨淨，完全靠以往臨床的經驗回答。」學長眼中湊湊地流出一度頑皮的笑意。

「當時我便抱著一個既定戰略，唔識的便拼命講，盡量講，自己識嘅便扮懵，讓他來鋤。」我們不禁為他的幽默感引出了笑聲。

「說來我不太贊同有些同學畢業便回港一心想考香港的試，因為在過interview那一關時，臨床經驗非常重要，如果碰巧你見過處理過的case!

祇要你回憶當時處理的過程，真是痛哉快也。而且主考官第一句話必定問你，『你以前走那一科』，如果你回答『沒有』，他一定告訴你回去多呆幾年再回來。因為香港政府設立這個考試的宗旨，不外乎是要檢現成貨和受著多方壓力之故，所以必定喜歡現買現賣的貨色。」

這時學長的內助端上了兩杯濃濃香的咖啡，我們一面品嚐著，一面把話題繞到了學長的家庭。原來學長的內助是這裡人，講國語的，我們便打趣學長夫人嫁雞隨雞後是否吃盡了苦頭，她紅著面白了學長大人一眼，真是……冇得講，冇得講。

「對，有些人intern那年便直過三關，不過你記住，很少。我認為就是intern那年過了一、二關，在interview時也要死充，但不要充得太高，R1便是極限，而且最好選擇一些細科，偏門科來充，因為考官都是先針對你走的那一科來電你的多，祇要你那一科答得合乎水準，其他方面較弱，pass的可能性還很高的，這是我的經驗。舉一個例子說，有一個同學畢業後走了兩年麻醉，我們都以為他第三關一定兇多吉少，想不到他反而順利過關；原來每個教官聽到他走的是麻醉，於是乎齊齊鋤他麻醉，終於安全上壘，唔到你唔服!!」我們大眼瞪細眼，望著學長那種古怪的神情。

「老大，我們想知道如何準備香港這個考試，以你的經驗讀那些書比較好呢？」馬太郎以最嚴肅的那套面孔，前傾著身體（差一點便爬在地上了），豎起了他那對馬耳聽著。

「這很難說，由基礎到臨床都電到，我個人比較偏重於臨床方面的累積，而且我的經驗是主考官電臨床方面的比較多；我記得有一題主考官問我假如你摸到liver, liver究竟比正常大了多小才能摸到。這使我記憶尤深，因為我答不出。平常下工夫當然重要，因為你第一關便要過。我個人覺得lecture note比較容易掌握和記憶，而且香港這個試是考你應該懂的，大的points，很少鑽洞鑽隙的小問題，我覺得你們現在應該準備和學習第三關那種形態，多free discussion或多自我訓練bedsi-

de teaching的經驗，最起碼第三關時不會怯場。」

彷彿忘記了飢餓以及看不見老大已經苦口苦面了，曾經留意學長太座進出廚房、客廳不下三四次，最後餓得祇好自己先吃，我頂了一下馬太郎側肋，趕快溜之大吉去也。

第二回：五百四十多日匆匆去，忽然黃金變白銀。

朗朗晨風，把尖沙嘴碼頭的旗桿吹得又直又高。死高佬雲昨晚急電通知老大約定在今早九點半海天一直走，回港後日日十一點、十二點刷牙洗面；可憐昨晚一夕數驚，晨早七點爬落床，八點坐車上中環，搭天星過尖沙咀，九點便在旗桿下捱冷風，足足半個小時。高佬昨晚千叮萬囑要準時，因為寡人有疾，小信常失，所以大信必全也。

高佬九點半準時駕臨，約莫過了幾分鐘，遙見老大攬著一個書包，八步趕蟬而來。一握無話，快步上海天，席次坐定，蝦餃燒賣齊上檯。嘻嘻，有嘢落肚，講起話來都唔同。

「老大現在是選了精神科嗎？那邊情況怎樣？」高佬堆起笑容，首先搶開話題。

「嗯！以前不是聽聞老大要走小兒科的，為什麼走了精神科？」我那無知的大眼睛瞪得又圓又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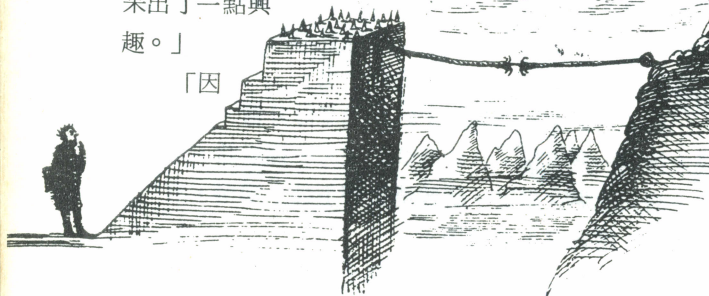
「說來話長，本來我在小兒科實習的那段日子，小兒科的boss是希望我留下來幫他的，所以那時我是準備實習完後apply入小兒科，可能因為我的性格比較直，而且我感到環境的排他性實在很强，故此我才決定放棄小兒科而轉走精神科了。」老大揮了揮筷子，催著我們吃呀吃的。

五百四十多天的日子在老大眼鏡的玻璃片上滾動跳躍。「回想當時好不容易熬過了三關，草草收拾了一切留在台灣的瑣碎返回香港，等待被指定分發去實習的醫院。那時候我已經在台灣當了兩年的外科住院醫師；想想要從新重覆一趟clerk與intern的訓練，實在有點感慨以前的光陰是否虛渡。

」老大搖了搖頭，又似乎在肯定了一點什麼似的。

「回想有一次做liver biopsy, boss叫了一個住院醫師帶著我一同做，那位住院醫師做了幾次都不成功，後來換我來做。我做了一次便把Specimen拿了出來，以後情況完全改觀，每次做 biopsy 反而是我帶著住院醫師去做了。」

「目前在精神科，工作上相當輕鬆愉快，寫寫報告，與patient談談天，便又一日了。不過通常我都會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case。有一次遇著一個因為不想出院，打算在醫院長住的patient，後來refer到精神科，便由精神科處理了。有時想到精神科便好像雜貨攤，什麼東西都收，當然都是一些別人不要的了。」老大把嘴裡的鳳爪骨吐了出來，呷了一口茶繼續說：「將來可能會轉科，不過現在在精神科呆了一段時間，不覺也呆出了一點興趣。」



為各人分派的實習醫院不同，所以各人在實習那段時間的遭遇都有不同，不過大致上實習完後apply醫院的情況都差不多，都是選一些小科，當然也有比較幸運入到大科的，這便要看各人的家山風水是否上道了。」

從海運大廈那扇門閃出，老大把我們送到渡輪開口才依依惜別。高佬因為在中環佳人有約，於是祇好陪我一同捱天星渡輪上的冷風了；話題由女人轉回肝腸寸斷的出路，忍不住那茫茫天涯路的苦笑，苦笑歸苦笑，總還有這樣的一個笑吧！

× × × ×

××學弟：

上次在港相唔，本來想寫一篇在港當extern-ship的文章，現因工作繁忙，無法抽空執筆成文，所以只好寫封信交代一下。

經過十八個月的臨床見習後（Externship相等於clerkship與internship之間），在本年三月十九日領得香港醫務衛生處頒發的行醫執照，憑此證件可正式在香港開業或工作。全名為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（Licentiate of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 "LMCHK"）。

本屆總共有一百零四人合格，分別在五間醫院進行見習；即港島的瑪麗和那打素，九龍的伊利莎伯、瑪嘉烈和聯合醫院。工作時間為朝九晚五，週末公假休

息，平日不用值夜班，似乎十分“輕鬆”，薪水也同等“重量”。正式R1月薪是HK\$5325，而Intern和Extern一樣是HK\$1700，即R1的三分之一，幸好Extern另有免息貸款，以補營養不良。

此見習計劃是Licentiate Committee（執照委員會）所定，各醫院的負責人卻不甚瞭解見習的意義，所以這期間彷彿當年在北醫各市立醫院當clerk一樣，人家忙他的，你看你自己的。那打素和聯合醫院比較上不同，因為此兩間醫院的intern少，派來的extern用得著，上至resident，下至houseman的工作全部參與，和其他三間醫院只能作壁上觀的情況完全兩樣。個別的例外是有的，例如在伊利莎伯就有一extern跟著值夜班，並且開appendectomy，畢竟這是非常的少數。總括來說，是見得多了，比在台灣當clerk及internship所見的多好幾倍，但少有直接處理的機會。十八個月就這樣捱過去，是得意益或浪費？便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感受了。

三月中旬結束見習後，各人皆急於覓職，一百

▶ 下接第八十頁